



把春天带回家

■何小军

春节假期结束，该回城了。母亲对我说：“带点蔬菜回去吧。城里肉啊、蛋啊什么的都可以买到，这蔬菜可比城里的好，城里不容易买到。”母亲说着，就进了厨房拿了菜刀出来，奔着菜园子去了。

母亲说得没错。家里的蔬菜真的很甜，跟城里买的就是不一样。母亲的菜园就在房前，我也紧随而去。

春天来了，母亲的菜园子里蓬蓬勃勃。青悠悠的白菜、疯长的大菜、圆滚滚的包菜、摇曳多姿的芹菜、长着一头秀发的大蒜……它们在春风里比着个，赛着长。小小的菜园里春意盎然。

看着它们较着劲儿，母亲却发了愁，这么长下去，没过两天，这些菜蔬便长老了。

不去看，不知道年迈的母亲还种了这么多蔬菜。看到这些菜蔬，我竟然有点脸红。在家过春节这么多天，自己竟然一次都没有到过母亲的菜园。

这么多的菜蔬，自己吃，肯定是吃不过来。家里就那么两三个人，每天的菜量也不多。而这些菜蔬一闻到春天的味道，被春风一吹，春雨一浇，便浑身充满了力量，一个劲儿地拼命往上长。

我不清楚母亲为何要种这么多的菜，又不是没钱买菜。母亲反驳我：“自己一辈子都是种地的人，还去镇上买菜，邻居不说，自己都觉得害臊。”“那也不用种那么多，随便种点，够得自己吃不就行了。”我说。母亲可不这样认为，她说：“这点菜算多？你父亲在时，比这好几倍。”

父亲是个种菜的好手，六年前的那个春天，父亲走了。他在时，好几块菜地，什么都种。“父亲不愁菜多烂地里吗？”我问。“也愁。到了这个季节，每到赶集日，他就挑菜去集市上卖。”

“咱们也搞一些，挑到集市上去卖吧。”“卖个啥？就这么点菜。”母亲不同意：“我种菜又不是图那点小钱，我是图个乐。每次走进这个菜园里，我就觉得浑身舒坦。就像看到你父亲还在与我一起浇菜、除草，看到这些菜蔬，就像看到你父亲一样，听到他在叫我，这个白菜快黄了，要浇点肥，那个芹菜打蔫了，要给点营养。这一棵棵菜，就像你父亲，仰着脸，天天在看着我呢。这样的菜，你说我舍得卖掉吗？”

父亲与母亲在一起走过了近六十年，他们是村子里最恩爱的夫妻，一辈子从来没红过脸，一辈子勤勤恳恳过日子，一辈子相濡以沫地生活着。可是现在，却留下老母亲一人独自守着那份情感。

许多次，我劝母亲跟我们去城里生活，她却怎么也不愿意。她指着远处的山丘说：“你父亲还在那里，我走了，你父亲怎么办？”你父亲在哪里，我就在哪里，我得跟你父亲在一起，陪你一起种菜。”

那些仿佛与父亲一起“种”的菜，吃不了的，她就送些给邻居。邻居需要点什么，也可以自己到她的菜园里去摘。她把那份情感分享给更多的邻居们。

听了母亲的话，我终于明白，母亲种的不是菜，而是相思，是亲情，是几十年的恩爱。六年前的那个春天，已定格在了母亲的脑海里，每年春天来时，她便会给这幅春天图画着一遍色彩。

带着母亲的蔬菜，就是带上了母亲心里的春天。这以后，给这幅春天着色的，就是我们这些后人了。

二月二，龙抬头。长这么大，真龙还没有见过，进了二月，天上的龙风筝倒是时常能看到。看到风筝，就想起高鼎那首有名的诗：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

忙趁东风放纸鸢

■张晓峰

正是二月，绿草如茵，虽说我们这里没有漂亮的黄莺，但多的是勤快的喜鹊和闲不住的麻雀，风筝在空中也并不寂寞。河堤更不逊色，是绵延千里的黄河大堤；杨柳到处是，房前屋后，田间地头，河边坑沿，有树的地方就有它们的影子，不尊贵，但朴实随和，好相处。枝条刚刚舒展，颜色正由鹅黄变为嫩绿，远远望去，如云似烟，让乡野间也生发出了诗意。二月的日头也变懒了，走半路就停下了，坐在那儿赏起了景。学校的放学铃非常识趣，早早地响过，睡它的觉去了。孩子们可美了，一股脑儿都跑到了田野里。人人手里拿着一只风筝，不，老师说了，纸鸢这说法更有诗意。管它叫风筝还是纸鸢，只要玩得过瘾就成了。

乡村没有公园，但有一望无际的麦地，麦苗刚返青，不怕踩，不怕滚。这是风筝展示才艺更广阔也更惬意的舞台。最好去河边，风顺着河面，随着河水，滚滚而来，不用怎么助跑，一撒手，风筝就飞上了天。乡村孩子的风筝自己糊的居多。风筝的骨架是废弃的竹帘上拆下的竹蔑做的，纸是商家送上门的广告宣传纸，除了黑色的，别的啥颜色的都有。这极符合低碳、环保、节约的精神。俭省但不简单，龙、凤、嫦娥、蜈蚣、鱼、青蛙、飞机、飞船……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水里游的，传说里的，高科技的，啥都有，充分表现了孩子们的想象力。

放风筝也不是光放风筝。放一会儿，就把风筝拴在了树上。男孩子在麦地里摔跤，女孩子去弄柳笛吹。惊动了野兔、野鸡，大家就都追了过来。当然追不上，追不上也高兴，追上了倒无法发落。累了，麦地里躺成一堆，看天上的流云，看开始加快步子赶路的日子，看被冷落的那些风筝。有些用功的孩子，还把书包和作业本带来，趁空写会儿生字。

快晚饭的时候，大人们凭着天上的风筝，“顺瓜摸藤”，找着自己的孩子。连哄带吓，才把风筝收了，牵着孩子的手回了家。一路上，大人们不时瞥几眼孩子手中的风筝，心里想，啥时候能偷得半日闲，趁着东风，也尽情放一回风筝呢？

春天情窦初开

■黄亚洲

我跟谁急！

地气动了。甚至，我要挟上许仙的雨伞，去断桥找白娘子了！而且我要发誓，决不水漫金山！

嗅着自己的心跳

嗅着自己的心跳，嗅到了白玉兰和紫荆的清香；好生奇怪。还有梔子花，还有海棠。一个已经不适合恋爱的年龄段——我的心跳，怎么会，响起嗡嗡的春蜂？春天这么热闹，满树铃铛被阳光摇晃，这也是我沙哑的羞涩吗？好生害怕，在这个反常的季节里，蜂尾的毒针，偏偏对准了我！那么，就进来吧，姑娘们，不用翻墙，也不用钻洞——这满园的春色，已经禁止我设置门票！

够了，江南三月，江南四月

三月江南，四月江南，植物集体疯了。脸色通红的风驮着上百条彩虹，凡树木，见着就扔去半条！阳光一点火，大地，整片地烧。我的人啊，你又在哪里？我追着彩虹跑，半脸红，半脸紫。真不怨我，所有的全疯了！柳枝四面八方转圈，马鞭一样打我，我怎么就没有了方向？我知道我与植物不相通，我没有花蕊，只有泪腺，连蜜蜂，都不愿做我的红娘。就看这世界空空烧着，我却无米下锅。谁定的日历啊，一年里偏要有三月，偏要有四月？甚至，趁我喘气，飞过的蜜蜂还来亮一亮尾针，对我说，装逼的，你够了！

爱这一株，也爱那一株

爱这一株，也爱那一株！这一株的青翠，如东腰之瀑，腰肢飘忽；而那一株，揽半个太阳，熟得那么丰腴！——是的，我爱这一株，也爱那一株！好长时间，没在夕阳下发呆了。风，就从这两株树中间吹过来。我这副旧式骨头怎么了，怎么就会，叮当作响，如黄昏的风铃？看我左侧脸，有点像唐伯虎；看我右侧脸，有点如西门庆。真相是，我比他俩丑多了！真相是，他俩没走在我脸上，而分别坐于我的左心房与右心房；而且，我为他俩上茶，他俩闲着无事，击节唱歌。他俩又约而同推窗，悄悄张望，看我此刻，在黄昏的掩护下，屁颠儿屁颠儿走过去，看我同时去摘两株树上的果子！就为的世上有这么美丽的果子，我才在心房里摆下一张再一张的卧榻；我陈旧的骨骼才会叮当作响，成为风铃；也甘愿为

我心房里的那些风流客，常年伴奏！

我声音很轻，但绝对真实；就像那些果子，树上晃动不停！

春天全数回来了

春天这把湿漉漉的泥土，终于叫燕子一点一点全给衔回来了！柳条上的嫩芽，这蛇的舌头，湿漉漉地一齐抖动。我照例坐在西子湖边，看这盆琼浆玉液，慢慢煲热。一只幼蜂，一会儿走过草丛，一会儿走过我，思忖着，把自己的爱和仇恨，分配给谁！蚯蚓一旦拱破地面，鱼就紧张。鱼的记忆力不好，总是忘记那些蚯蚓，善与人类合谋，甚至献身！春天全数回来了，花朵与陷阱一齐开放。新燕的那把还没开锋的剪刀，会不会不小心，剪碎了，我全年的希望？

柳浪闻莺

小时候玩皮弹弓那会儿，就翻弄过这群柳树的发辫，寻觅鸟窝。浪花翻腾处，总会看见“日中不再战”石碑这柱瘦瘦的礁石。每次，我都会像鸟儿，惊叫一声。长大了，喜欢捧着书，顶着柳浪踱步。这时候就希望有黄莺儿，把单词，一粒粒给我啄来。如果黄莺儿变作了凤凰，你就会知道，那时节，我多么想考上状元。再长大，还是这里的常客。悄悄慌乱的，是少年的心，总是想躲在这里梳理一番。这里有太多的绿颜色的梳子。不是想着战争，不是想着和平，那都是离少年很远的一些事情。那只是一声惊叫。显然，一个少年，怀上了春。柳浪是一种旋律。爱情这东西容易受惊，它是柳枝深处，那只最小的黄莺。

柳浪闻莺之二

所有的柳树都梳着运动发型，所有的黄莺儿都是亮晶晶的发夹，而我的童年奔跑其间。我发育得迅猛，仰赖于女性的气息。我要是跑得快一点，就容易把黄莺儿撞得四散；网住我的那些头发，就会更加蓬松，也更加紧密。从涌金门到清波门的这一段天空，绿色的发丝织得密不透风。春天的风总算挤过去了，夏日的风再难挤进来。成群的黄莺儿一直追啄我的童年，让我从孩子奔跑的少年。因此，我估计，只有柳浪底部，那柱雄起的“日中不再战”石碑，与我，有相同的感受。

杭州皋亭，观桃节

桃花会在哪里等我，在三月的屋后，还是在四月的边门？如今她看我，会不会像看一个陌生人，看我黄昏的目光里，竟然摆动了这么多的鱼尾纹？那群专门汲取桃蕊的色眯眯的蜜蜂，会不会笑我，同时，悄悄擦亮它专门对付我的毒针？桃花会在哪里等我，少女的那种羞涩，还是不是她的眼神？在这个叫做皋亭的田园，她拉起我的手，是例行公事，还是意切情真？我是倏然之间回到少年的，我认出来了，这些红的、紫的、粉的、白的，其实都是我往昔的情人！四百个桃花品种竟然争先恐后吻我，就算是打死我，也愿相信女人的纯真！相信今天，一个老诗人的桃花运，有可能异彩纷呈！

自唐至清一百余首咏桃诗，皋亭都拿得出。这些诗，全在今天迎亲蜜蜂，大小蝴蝶做了伴娘与宾朋；但是，显然，它们全体，都轻忽了一个心怀鬼胎的老男人！

我明白，大画家王蒙是在此隐居与终老的。皋亭是一幅画，元代就有了结论。他画里的花，也像美丽的小贱人，一株株都会探出墙门。但我，相信轮回，相信所有小贱人的纯洁与天真。

因此，我穿过最后一朵桃花林的时候，哭了。

我怎么丢了那么多的童年、少年与青年？一个大老爷们，竟然输给了一只小小的蜜蜂？甚至，输给了它尾巴上那根小小的毒针？

春天，住宿同家乡村花园

住宿于同家乡村，就像是宿在花瓣与花蕊的中间。邻居是一位忙于装修的蜜蜂，好像春天还没有全面完工。我们晃晃悠悠，从这一丛花走到那一丛花，步姿免不了依照蝴蝶的示范。湖水中央，那座亮晶晶的油菜花小岛，是不是天上的那轮金太阳在照镜子？它看着自己，有点臭美？而大棚里，那一畦畦正在滴灌豆浆的草莓，总是不明白自己，为什么浑身奶香；其实，我知道，这是一群发育中的少女！春天的写作应当是这样的：当风以若无若有的轻抚走过乡野，而一朵花，及时，抖动了一下瓣叶；一篇抒情散文，就完成了！就让我睡在花瓣与花蕊之间吧，今夜，好在，装修的蜜蜂已经收工，她很守时。为了用一只枕芯引导我入梦，春天已把她全部的植物，磨成了粉。没法子，在这样的夜晚，我只能，梦见情人。

对联闹春

■喜连

环境我护 留住北碚诗情画意
文化群享 聆听社区琴韵书声子孝不老药 药到除病
心宽长寿方 方施回春夫强子优佳和美
环肥燕瘦俏娇颜陋室尽收有形景
新几博览无字书一条大道通南北
千古华章说春秋墨醉笔痴笔醉墨
情生缘起缘生情(回文)雨助风势风助雨
村兴农人农兴村(回文)

春暖花开

苗青/摄

走进春天里

■钟雄

出效果显成就的

不论在三五尺深的地下
还是在几百米高的悬崖、树梢
种粒里的芽都要破壳而出
破土而上
树梢上的枝条

春天是一种呼唤
一种号召
轻轻的
柔柔的
但这轻柔
也是有力的
有根的

都要绽放淡绿绿的芽

空中、地下
像有不约而同的约定
都要一步步走进春天里
迈步春天里
生机盎然生机勃勃